

论哈代的《苔丝》《还乡》
和《无名的裘德》

人民文学出版社

論哈代的《苔絲》《還鄉》
和《無名的裘德》

人民文學出版社

一九五八年·北京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 京 朝 内 大 街 320 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 003 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书号 1152 字数 51,000 开本 787×1092 耗 $\frac{1}{32}$ 印张 $2 \frac{7}{16}$ 插页 2

1958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1958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6000 册

定价 (4) 0.23 元

出版說明

近几年来，我国的外国文学介紹工作，在党的领导下有很大的发展。其中外国古典作品，不但翻譯出版的数量日益增多，譯文質量有显著的提高，而且对讀者的影响也在逐渐扩大。但是，对于外国文学遺產也和对于我国文学遺產一样，必須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批判地接受。而我們过去在这一方面的工作却做得还很不够。

整风运动和反右斗争中，有些右派分子在向党、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的时候，曾經引用某些外国古典作品中的片言只句，企图顛倒黑白，混淆文艺作品的时代背景，宣揚一些有害的資產階級思想，以达到他們的罪恶目的。这表明如何分析、研究和批判外国古典文学遺產，在今天仍然是我們的一个战斗任务。

北京大学西語系的同学和青年教师們为了貫徹党的“外为中用”“古为今用”的方針，在整风后，利用暑假時間，以惊人的干劲，討論和批判了一些外国古典作品。已經出版的《論艾米莉·勃朗特的呼嘯山庄》、《論斯丹达尔的紅与黑》和《論伏尼契的牛虻》就是他們当时所获得的成果。現在这本《論哈代的苔絲、还乡和无名的裘德》是

他們在暑假以后繼續写作的。这是外国古典文学研究工作中一个“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創举，值得我們重視。我們相信通过广大讀者，外国文学研究者和文艺理論工作者的努力，批判接受外国古典文学遺產的工作，一定能进一步展开。

人民文学出版社編輯部

1958年12月

目 次

論《德伯家的苔絲》·····	唐广鈞 张秀岐 (1)
关于苔絲这个人物·····	陈燕娜 (14)
安璣·克萊是怎样的一個人物·····	蔡素文 (23)
論《还乡》·····	唐广鈞 张秀岐 (30)
論《无名的裘德》的主題和思想內容·····	赵隆勳 (45)
《无名的裘德》中的人物形象·····	刘 惠 (66)

論《德伯家的苔絲》

唐广鈞 張秀岐

《德伯家的苔絲》是英國十九世紀杰出的批判現實主義作家湯瑪斯·哈代的名著之一。本書寫成於1891年，出版後，在當時的英國引起了很大的反應。一些“正人君子”之流的批評家和一些“高雅的讀者”激烈地反對這部書，對哈代大肆攻擊，認為“這個作家想要借這些書揭起反抗一切社會禮法的旗幟，掀起推翻一切神聖道德的風潮。”^①哈代在1895年又寫了一部《無名的裘德》，該書也遭到了同樣的命運。因此，1895年以後，直到1928年逝世為止，哈代再也沒寫過一部小說，而把他的晚年全貢獻給寫詩了，可見當時社會對哈代和他的作品的攻擊到了何等嚴重的地步了；從而也可以看出《德伯家的苔絲》是一部相當成熟的批判現實主義的作品，是一部有着很大影響的作品。

《德伯家的苔絲》真實、具體地反映了十九世紀末英國農村中資本主義形成和發展後，個體的小農經濟一步

① 見恩·胡奇士維里的《湯瑪斯·哈代》一文。

步地消灭的痛苦过程，給了我們一幅生动的个体农民走向貧困、灭亡境地的悲慘的图画。英国从十八世紀工业革命之后，資本主义的大工业逐漸地发展起来，铁路伸向了小城镇。农村中資本主义的、大規模經營的农业开始萌芽，新式的农业机器开始被广泛地应用，就在这种情况下小农經濟一天天衰敗、破产，終至走上灭亡的道路。書中所写的克里克老板的大牛奶厂和富农葛露卑的农場就是这种資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代表。而苔絲的家庭，則可以作为个体农民走向貧困、破产境地的一个例子。这种家长制的农村經濟的危机，以及随着这一灭亡的趋向所产生的掙扎和抗議的呼声，在本書中得到很生动的描写。农村中雇佣劳动者出現了，苔絲和她的伙伴们就是这一类人的代表。苔絲的悲劇虽然不完全是她的階級的命运的很典型的代表，但如果单就个人來說，这个故事是非常真实的。

苔絲是一个美丽、純洁、善良的农村姑娘。她很有反抗的精神，勇于迎受一切困难。她对克萊的爱是热烈、真诚的。她因为怕自己的身份对克萊不利，所以开初她迴避、甚至拒絕了克萊的爱；但是一旦她爱上了克萊，那么就是死，也是不能改变的了。她甚至对克萊說，“我一定象你一个可怜的奴隶一样，絕對地服从你，就是你讓我死，我也不违背你。”

苔絲在这个罪惡的社會中所受的打擊是太沉重了，所以她把對克萊的愛寄以極大的希望，想借此改變自己的命運。但是克萊卻實在是一個不值得她這樣愛慕的人。苔絲的愛雖然真誠、熱烈，但那種傾心仰慕的態度，那種甘願作愛的奴隸，甚至以死相報的精神卻是不值得我們贊揚的。今天的讀者更不應該學習她這種戀愛的態度。

由於苔絲生在一個沒落的古老武士（小貴族）世家中，而周圍的環境又是一種資本主義的上層建築和封建道德、封建意識混雜並存的情況，所以她的思想意識上多少具有悲觀的宿命論的成分和某些封建意識。她對自己一生中所遭遇的痛苦都忍受下來了，覺得這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但她又不甘屈服，因此就爆發了她和罪惡的資本主義社會制度的一系列的衝突。她愛克萊，崇拜克萊到了一種幾乎把他奉為神人的地步了，所以就是克萊遺棄了她，她也沒有一句怨言，認為這一切都是自己的罪過；她默默地等待他的歸來，在人前為克萊這樣一個冷酷、虛偽的人辯護，不願意別人說他的壞話。我們認為，苔絲雖然是一個勤勞、善良、心地高潔的人，富有反抗精神，但是她在思想上的這些落後的封建意識也是應該受到批判的。

苔絲的反抗精神和鬥爭性是很強的。她默默地忍受了周圍人的歧視，道德力量的威壓和邪惡環境的逼迫。為了孩子，她忍泣吞聲，掙扎著活下來了。為了等待安璣·

克萊，她更受尽了不知多少折磨。最后，为了家庭，她在实在无計可施的情况下牺牲了自己，第二次被德伯“弄回去了”。对她來說，这是再痛苦也沒有的了。她后来又和德伯同居的这件事似乎是應該受到指責的，但是我們認為，應該負責的却是德伯和德伯所代表的那个社会。苔絲是被迫而為的。德伯曾對她說過，“你記住了，我的夫人，你从前沒逃出我的手心去！你这回还是逃不出我的手心去。你只要作太太，你就得作我的太太！”对克萊长期等待的失望和家庭生活无着的打击，虽然使她暂时屈服了，但这种暂时的屈服却引起了更大的反抗。她的本心对德伯是恨之入骨的。她对德伯一直是以极端对立的立場，以复仇的态度来对待的，所以她恨不得要把德伯从馬車上摔下去。后来，德伯第二次出現后，又来糾纏她时，她用手套打了他，最后，在近于疯狂的情况下杀死了德伯。她是非常崇拜克萊的，但是到了最后，她也不得不說，“安璣呀，你待我怎么这么狠心呢！我不應該受这样的待遇，我已經把这件事前前后后地仔細捉摸过了，我永远——永远也不能饒恕你！你分明知道我无心害你，可是你为什么却老这样害我呢？你太狠心了，真太狠心了！我只有慢慢地把你忘了好啦。我在你手里是一点公道也沒得到！”苔絲能說出这种話来，这实在是因为安璣·克萊太使她失望了，于是她不得不对他也反抗了。苔絲的思想上虽然有时有宿命論的观点，有悲觀的情緒，但宿命

論並沒有支配她的行為，她始終沒向罪惡的現實投降，她是一直鬥爭下來的，反抗性是苔絲的思想和性格的主要的一面。就是她的死，也是向這個罪惡的社會的一個最後的反抗，一個悲憤、強烈的抗議。

書中刻劃了一個典型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形象——安璣·克萊。他不象他的兩個哥哥那麼庸俗，不是“那種有系統的教育之母機，每年一批一批造就出來，沒有毛病可挑的模範。”他雖然出身於牧師的家庭，但他卻不願意當牧師，“為上帝服務”，而要“為人類服務”。他的格言是：“凡是創造出來的東西，都要把它們震動；那些不堪震動的都要挪開，那些不怕震動的才能存留。”他瞧不起世俗的見解，鄙視階級偏見，反抗宗教和道德傳統加於他的束縛。但是，由於他是個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他雖然跑到農民中來學習農業技術，但他學習的目的却是為了將來可以當大農場主，為了“他將來要作美國或者澳洲的亞伯拉罕，象一個國王一樣，管領他的牛群和羊群，他的斑牛和紋羊，他的男僕和女僕。”

他的資產階級的立場和思想，在他和苔絲的戀愛問題上，表現得更為明顯。“他所以愛苔絲，完全是由於苔絲自己；完全是為了她的靈魂，她的心性，她的本質。”他覺得苔絲這個人的身上充滿了詩意。“不過，他的愛也許未免有點兒偏於理想，耽於空幻，不象她對他那麼熱烈，那麼徹底。”這兒，哈代的說法未免還有點兒繞彎子，其

实說穿了，克萊愛苔絲只是因为苔絲美丽，因为她会劳动，将来可以成为这个“美国或者澳洲的亚伯拉罕”的得力助手。这种资产阶级的爱情是经不住考验的，所以当新婚之夜，苔絲在他講出了他在倫敦的那段放蕩生活之后，向他傾述了她的过去，乞求他的饒恕时，他的本来的面目便露出来了。他不肯饒恕苔絲，虽然他自己也犯过性質相同的罪过。他冷酷无情地告訴苔絲說，“我原来爱的那个女人不是你！”而“是一个模样兒跟你一样的女人。”現在苔絲在他的眼里变成是“太幼稚”、“太沒知識”、“太粗魯淺薄”的人了。他觉得他們应该分居——實質上是他要遺弃苔絲——可是自己又不願意首先提出来。从这些地方我們不难看出这个人的冷酷和虛伪的资产阶级的本質来。这些特点只不过是在亚雷·德伯的身上表現得更露骨，程度更大些而已，在本質上，这两个人物是有他們的共同之处的。他反抗旧的道德觀念，鄙視階級偏見，可是实际上，他自己並沒有跳出这种狹隘的階級偏見和那些所謂的道德觀念的圈子，並沒有完全擺脫这些东西的束縛，因此他才能对苔絲說出这种話来，“不要說啦，苔絲，不要辯啦。身份不一样，道德觀念就不一样，哪能一概而論呢？”

在苔絲和克萊的关系上可以看出资产阶级婚姻制度的虛伪性。所謂一夫一妻制的婚姻只存在紙面上和口头上，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在这样的制度下，妇女是以出卖

者的身份参加的，这已经包含了根本上的不平等，而且在这样不平等的关系中，正如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所指出的那样，“凡在妇女方面被認為犯罪而要引起严重法权后果和社会后果的一切，对于男子反被認為榮耀，或是在頂坏的場合下也不过当作道德上的小污点而泰然处之。”^①克莱在发现了苔絲过去的問題时，正是按照上述恩格斯所揭露的資產階級观点来处理的。

克莱在“为人类服务”这美丽的幌子底下販賣着私貨，进行着可卑的金錢的追求。他父亲也贊賞他这种“在金錢方面要超过他两个哥哥”的行动，所以他在遺弃了苔絲之后便到巴西去进行剝削殖民地人民的罪恶勾当去了。但是这条路他没有走通。在事业上失敗了之后，他又想到了家乡，又想到了他那柔順多情的苔絲。这时，他似乎是开始覺悟了，感到以前自己那样对待苔絲是“太不公道”了，于是他又回到了苔絲的身边来。虽然在時間上說，这是太晚了；但这一行动的本身却更进一步地暴露了他的資產階級的丑恶本質。

尽管作者对克莱花了不小的气力来美化他，企图使人覺得他仿佛还很有良心，很高雅；但是透过作者所描写的那些表面的东西，我們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克莱对旧道德、旧传统的反抗是很不彻底的，在“自由思想”的掩护

① 《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二卷，第231頁。

下，他追求的仍然是發家致富，當大資本家，大農場主。這個人物的反動性是決不應該忽視的。他在對苔絲的愛情上更明顯地暴露了他的丑惡的資產階級本質，暴露了他的自私、虛偽和冷酷。苔絲在第一次被騙以後，還有生存的欲望和對未來的憧憬，但在她和克萊結合之後，她的這種欲望和理想也隨着她的被遺棄而破滅了。她為克萊所維護的“道德”和“禮法”所不容，在這些所謂“道德”和“禮法”的面前，苔絲總抬不起頭來，最後，甚至變成了殺人犯；正是克萊所維護的那種威嚴的“道德”和冷酷的“文明”把苔絲送上了死神的祭壇。如果說德伯毀掉了苔絲的肉體，結束了她生存的歡樂，那麼克萊所干的，就是在精神上最後給苔絲一個毀滅性的打擊，結束了她短促的一生。

本書中的另一個人物亞雷·德伯是一個新興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他爬上了統治者的地位，他不但有錢，還有勢力，有特權；站在他背後的又是資產階級的那一套國家機器、法律、道德等等，所以他可以任意地玩弄苔絲。苔絲不過是他手中許多犧牲者當中的一個而已；他和苔絲的關係根本談不上是什麼愛情。苔絲和德伯之間的矛盾，也就是苔絲和整個資本主義社會制度的矛盾的具體表現，苔絲和他的鬥爭就是尖銳、不可調和的階級鬥爭。因此，我們說苔絲是罪惡的資本主義社會制度的犧牲品，苔絲的悲劇是一個社會悲劇。

圍繞着苔絲这短短的一生的悲慘故事，哈代以深厚的同情和人道主义精神描繪了一些頗为动人的人物和故事，对罪恶的资本主义制度发出了强烈的控訴和抗議。

哈代在本書中揭露了资本主义剝削制度的残酷和野蛮。苔絲和瑪林一块兒在富农葛露卑的农場工作的期間，受到了葛露卑的残酷剝削。苔絲經常忍受着超体力的、繁重劳动的痛苦，和男工做同样的工作，和机器竞赛，甚至累倒在地上。个体小农贫困、破产的命运也可以用苔絲一家的遭遇来作說明。这个古老的世家一步步地衰敗下来，最后，当苔絲的父亲在貧病交迫之下死去时，她們一家竟被迫离开她們世代居住的房子，淪落街头。哈代对这个不幸的家庭——也就是对农民阶级——是寄以深厚的同情的，同时对迫害他們的社会制度也表示了强烈的抗議。

哈代对当时社会传统的道德观念、阶级偏見和宗教信仰进行了无情的攻击和嘲笑。哈代把苔絲这样一个人选作了本書的主角，“女主角还没开始正式活动，就先經歷了一番事故了，而那番事故，通常又都認為是使她喪失了主角的資格的，或者至少是把她的活动和希望給她实际結束了的”，哈代并为本書題上了一个副題：《一个純洁的女人》，这可以說是对社会道德的一个大胆的挑战。苔絲只是那个罪恶的社会制度的牺牲者，她是純洁无辜的。哈代全力替她进行辯护，說她不过是“触犯了一条純系人

为、毫无自然基础的法律，是一个礼法的罪人就是了。”在苔絲遭到了德伯凶殘地侮辱之后，哈代悲憤地大声疾呼，“哪兒是保护苔絲的天使呢？哪兒是她一心信仰的上帝呢？”接着哈代又发出了一連串的問題：“这样一幅美丽的女性材料，頂到那时象游絲一样地敏感，并且还象霧一样純洁，为什么偏偏要在那上面画了这样一种粗野的花样？为什么往往是在这样的情形之中，粗野的把更精妙的据为已有呢？为什么……呢？好几千年以来分析道理的哲学都不能把这种事实按照我們对于秩序的观念，給我們解释出来。”从上面所引的两段文字可以看出哈代对苔絲的不幸的深厚同情，也可以看到他对哲学、宗教和社会道德的否定和攻击。在本書結束时，哈代写道，“‘典型’明正了，埃斯庫罗斯所說的那个众神的主宰对苔絲的戏弄也完結了。”这句话也招来了不小的麻煩，被認為是“給不朽的神所加的不敬字样”。

哈代描繪了在資本主义制度下英国农村中小农經濟的破产、灭亡的过程，对資本主义制度进行了尖銳的揭露和批判。哈代也在他的描繪中闡明了，苔絲的悲剧是一个社会悲剧。但是在对这一悲剧的解释上，哈代却流露出了一种无可奈何的悲觀情緒，觉得这一切都是命运作弄的結果，就是象苔絲那样反抗，最后也还是毀灭了，因此哈代觉得当时社会中那种自然律和社会法律的冲突矛盾是永远无法解决的。哈代在書中流露出了一种深沉的

悲觀情緒，借苔絲的口說出了“明天是凶惡、殘忍的”這一類的話，覺得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無法逃避，所以他在書中才時時發出那種悲天憫人的慨嘆來。哈代沒有正確地看出產生這種社會悲劇的歷史必然性來，而把這種悲劇產生的根源作了唯心主義的錯誤解釋，所以我們可以說：哈代是一個敏銳的社會生活現象的觀察者和批判者，但卻不是個積極的社會改造者。

哈代是一個資產階級的人道主義者，他也就是站在這個立場上來寫作的，因此他的作品有它的局限性。我們不同意說哈代是站在農民的立場上來寫作的那種看法。^①當然，哈代是同情農民的，但是我們却不能就此下結論說，因為他是同情農民的疾苦的，所以他就是站在農民的立場上來寫作的。事實是，由於哈代是資產階級人道主義者，實質上也就是站在資產階級的立場上來寫作，所以他有他的局限性，看不清社會的真正出路，對苔絲的悲劇根源作了唯心主義的宿命論的錯誤解釋。也是由於這個原因，所以哈代對他本階級的人物安璣·克萊的描寫，在很大的程度上是美化了的，使讀者很容易被克萊表面上的東西所迷惑。在全書結束時，哈代又讓苔絲的妹妹麗莎·露娜和克萊手拉手向前走了，這種地方，我們認為是表現了作者對這一人物的某種程度上的妥協，哈代

① 見《西方語文》1958年第二期書評欄內吳國瑞同志的文章《德伯家的苔絲》。